

扶贫移民的社会适应困境及其化解

——基于社会记忆理论视角

董苾茜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基于宁夏石嘴山市沐恩社区扶贫移民的调研表明: 生活生产空间的变更容易导致移民陷入社会适应困境, 主要表现为农业空间的记忆解构导致的生计不适应, 熟人社会的记忆解构导致社交适应困境以及民间礼俗的记忆解构导致行为规范适应困境。化解扶贫移民的社会适应困境, 需要通过重塑仪式空间、刻写规则实践以及倡导体化实践, 延伸与再造移民的社会记忆, 构建移民对新社区的认同感。

关键词: 扶贫移民; 社会记忆; 社会适应; 农业空间; 熟人社会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8)02-0049-06

Social adaptation dilemma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mmigration and its solut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theory

DONG Bixi

(School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based 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immigration in Mu'en community in Shizuishan city,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shows that: The change of life and production space is likely to lead immigrants to social adaptation difficulties, which mainly manifests that the agricultural spatial memory deconstruction causes the livelihood unaccommodated,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s memory deconstruction causes the social adaptation predicament, and the folk etiquette memory deconstruction cause the behavior norm adaption predicament. The solution to the predicament of immigrant's social adaptation are proposed: Restore, reshape the living memory space, formulate rules and advocate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s, extend and reengineer the social memory, build a sense of identity of the immigrants to the new community.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immigration; social memory; social adaptation; agricultural space; acquaintance society

一、问题的提出

生态移民工程是中国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 用以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十三五”期间仍有 5 600 多万贫困人

口脱贫任务, 其中有近 1 000 万贫困人口需要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移民迁移不仅涉及到地理位置的改变, 更涉及到生产方式、社会交往关系以及文化等多方面的转变。在移民社区管理操作层面上, 管理者往往一味要求移民迅速学习、适应社区已有规范, 而忽视移民自身的主体作用, 导致移民产生社会适应困境。移民社会适应问题解决不好, 不但可能导致移民返迁、流离, 带来诸如移民管理, 移民自身收入来源、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的问题, 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收稿日期: 2018-03-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41039)

作者简介: 董苾茜(1990—), 女, 湖北武汉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是社会学及相关领域的重要议题,研究也取得了一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现将有关研究及结论梳理如下。刘学敏认为法律介入不足、科技扶持不够、政府部门协调成本偏高等导致移民存在社会适应的问题^[1]。郑瑞强等认为移民安置过程存在利益毁损、扶贫资源传递异化、安置区社会适应成本较高等移民生计风险问题,需制定不同层面的发展对策以实现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2]。刘有安则将移民文化适应划分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适应、深层和表层文化适应、顺适应和逆适应等类型,并聚焦移民的文化适应提出文化整合的策略^[3]。于存海在移民社区制度化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制度化整合的路径,包括社区组织、文化和教育整合^[4]。

文献梳理显示:学界对移民社会适应问题的探讨,大都以迁入地价值观念为标准改造或重塑主体,把关注点放在提升移民自身能力这一可观测的经济保障指标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移民主体自身的价值和创造性,导致给出的对策回应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移民从文化同质性强的强感情纽带的农业空间迁移到文化异质性强的弱感情纽带的城镇社区,必然引致其生计方式、社交方式以及生活习俗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导致起初的社会记忆毁损并产生搬迁后生活的不适应。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社会记忆是关于一个群体过去全部认识,包括实物的、实践的、知识的、情感的认知总和,它的载体可以是文化实践活动,如仪式、风俗、纪念、节日等,也可以是物质形式的实在,如博物馆、纪念碑、文献图书资料等^[5]。笔者认为,基于移民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化解其社会适应困境,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为此,本研究拟以宁夏石嘴山市沐恩移民社区为例,基于移民社会记忆理论视角,聚焦于移民主体的生计、社交以及生活习俗记忆,探讨延伸和再造移民的社会记忆以化解其社会适应困境的相关路径。

二、移民社会记忆受损与社会适应困境

宁夏是移民工程在全国启动较早的地区,自1983年以来先后组织实施了移民吊庄、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移民、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十二五”生态移民和“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等六次大规模移民工程,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16万人。宁夏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对于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石嘴山市星海镇前身为1983年设立的位于宁夏南部的隆德县移民吊庄。依托石嘴山工业发展优势,隆德县部分农民以劳务移民的形式被安置到沐恩社区。“十二五”期间,沐恩社区搬迁安置移民2520户、10200人。现沐恩移民社区共有居民3384户12792人,移民人数占到社区总人口的近80%。

沐恩社区移民搬迁前以传统自然农耕经济为主,村落中的生活生产格局有较强的开放性,为他们的社会交往、文化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开放式场域,他们多年沉积的集体记忆主宰着其生活生计方式,塑造出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村庄共同体和文化的认同。面对搬迁后沐恩社区无地可耕种的现实,社区单元楼的垂直化布局与闭合的空间以及新社区移风易俗的新规制,移民面临着一系列社会适应困境,成为其稳定安居的主要障碍。

1. 农业空间的记忆解构导致生计适应困境

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社会记忆强调“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现在”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为社会记忆在当下提供一种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可以影响到“过去”的记忆^[6]。因此,社会记忆的物理空间不仅承载着过去,也承载着“现在”社会记忆延续的功能。村落是农村移民以前生产生活的主要空间,它所呈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是其在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经由他们的共同记忆而形成的文化、情感和意义体系。对于世代生产生活在传统村落的隆德县移民来说,其在生计记忆上体现为以自然时序为规律的农业生产,村落承载着传统的农耕制度,维持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由于农业家庭依靠土地为生,因此一旦获得土地就会稳定下来繁衍子嗣、传承家产,建构起跟土地直接相关的家族和村落文化。其中,作为主旋律的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与农民的各种社会化行为一起构成了农民的生活世界。”^[7]

农业空间的丧失改写了沐恩社区移民世代传承的生计记忆,而土地耕作以外的生计方式对移民自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对沐恩社区移民文化程度程度的调查,小学和初中文化分别占移民总数的44.6%和39.2%,另外还有8.6%是文盲,相对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的文盲率要高近一个百分点。移民较低的受教育程度限制了其务工的职业,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移民们所能从事的往往是对知识门槛要求相对较低的工种,如煤矿搬运、建筑、园林绿化、餐饮服务等。30 岁出头的 NYH 是隆德县山河乡人,于 2012 年搬迁到沐恩社区,家中除了父母还有一个 18 岁的弟弟。五年的务工生活还是没能让他真正适应这个正在转型的老工业城市的生活,土地仍在他及家人记忆中挥之不去。

刚搬来那会,我和我弟都在大武口矿上干活,拉煤,是小时工。那时候条件好,有活干,一个月能挣四五千,但是累啊!每天回家倒头就睡了。这两年煤矿资源枯竭,给我们提供的活越来越少了。原来是工作找你,现在变成了你找工作,哎!很多企业、工厂用工都有很高要求,我们也聘不上,到处看人脸色,还不如回去种地。(访谈记录: NYH—20170605)

那些既不能满足学历条件,也无劳动力优势的老者、妇女,在搬迁安置后则大部分赋闲在家,成了留守老人和妇女。因此,面对同样的生计转型,大部分妇女面临工种对体力和沟通能力的要求、务工时间与家庭事务时间的重叠与冲突等问题,其劳务安置存在更大的麻烦。沐恩社区主任 NP 说:

我们给(移民妇女)安排的都是小区邻近超市、菜市场、餐馆类的简单又容易上手的活儿。一开始搬迁过来的时候,大部分妇女及妇女的家人都不太能接受我们派遣的工作。她们宁愿在家待着,什么都不干,也不愿意做那些她们认为有挑战性的工作。

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丧失,生产技能无效或低效,就业机会少,加之自身市场与竞争意识淡漠,又缺乏投资经营渠道,移民社会记忆中原生产方式无法延用到新的生产生活中,生计适应过程对于移民来说复杂而缓慢。

2. 熟人社会的记忆解构导致社交适应困境

从传统村落到现代社区,移民生活空间的整体布局及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隆德县移民搬迁前的居住空间布局呈水平分散形态,有利于其展开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在社交记忆上体现为公私不分的、强情感纽带和联系密度的状态。另外,移民在村落中的居住空间结构集私密与公开为一体——堂屋和卧室用于私密性的生活,而自家门前的院落则充

当半开放的空间,成为邻里之间互动、交往的载体,拓展了私人事务发生、发展的空间范围。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一个人推出去的,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才发生意义^[8]。相对搬迁前水平分散的空间格局,移民搬迁后的沐恩社区是垂直集中式的楼房布局,不再有专门的农业区域。社区单元楼附近设有公共活动场所,与移民居住的楼房分置于不同的地方,是边界清晰的两个空间。失去半私密的院落空间,移民的居住空间变得闭合及私人化,社会交往的空间要么在封闭性、隐私性强的家中,要么在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

以楼栋、社区为居住空间代替原先水平分散的居住空间,新的社会活动与交往方式对移民形成了巨大挑战。一方面,从楼栋的空间结构来看,楼梯的设置打破了移民搬迁前省时、省力、安全的出行记忆,“走家串户”的积极性被磨灭。沐恩社区主任 NP 说:

这里大部分农村移民都不愿意住高层。有的老人一辈子都没有爬过楼梯,上楼梯体力不足,下楼梯不小心就会摔跤。年轻点的也不愿爬楼梯,嫌费事,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宁愿在屋里待上一天也不愿出门。

费事、费时、费力、危险系数高,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与互动减少了,在家带孩子的妇女的交往行为也有所减少。即便是亲戚和邻居之间的交往,也不再如搬迁前频繁。

和我的父亲交情较深的那户人家和我们家隔了好几栋。原先他(父亲)从我们家走路三分钟就能到他(朋友)家,每天都能说上半天话。现在要下楼还要再上楼,见一面太难了!(访谈案例: MYQ—20170605)

刚生下老二的时候,还住在隆德。我老是带我娃去串门,去隔壁家走几步路就到了,泥土地娃摔了也不喊疼。我娃现在刚会走路,不敢带他到处逛呢,抱着上下楼梯那把人给累得!要是叫他自己走楼梯,那我更不放心。只能呆在家里,看电视。(访谈案例: MS—20170605)

此外,原先移民生活院落的半开放性的空间设置更容易接纳和亲近外人,为社会交往提供了心理

和情感的基础。而单元楼封闭的空间结构和闭合的单元门增加了移民个体心理层面的隐私意识,公共空间和居住空间区隔伴随着的是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界限分明。

以前我总是自己家吃完晚饭后去几个亲戚家玩,挨个尝他们家的饭。他们也很欢迎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很热闹。吃完饭我们还会一起出去玩。搬来后就太没意思了,要想知道他们家做没做饭还要打电话问下,到了还要敲门,进了门还要换鞋,太麻烦了,也没意思了。(访谈案例:YY—20170604)

移民单元房的门将屋内与走道分割为隐私与公共的界限分明的空间。“由于‘门’本身就易使人产生一种心理退缩感,闭合的门在这方面所产生的驱离性和陌生感就更加强烈了。”^[9]半公共性院落的遗失,使承载邻里乡亲之间基本互动的纽带从此消失。社会交往通常依托并作用于社会关系。由于内外因素的冲击,原有社会关联机制失去以后,移民的社会安全感降低,而新的社会生活秩序尚未形成,就会出现令人担忧的关系断裂问题^[10]。

3. 民间礼俗的记忆解构导致规范适应困境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村落记录着乡村的时序刻度,承载着小农的以礼俗活动为核心的生活内容,乡民社会的这种生活形态,看起来不过是婚丧嫁娶、年节祭祀的繁缛仪式和填充平淡日日的吃喝热闹,但对于那些处在传统农村环境的人来说,如果离开了这些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7]。虽然有些学者认可农村移民民间习俗的社会价值与功能,将传统记忆视为现代生活再生产的情感能量,但在现代社会,一部分不适合存续或有碍移民生活的记忆注定要被解构。

移民搬迁前的隆德县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遗产,其在民俗记忆上体现为对传统习俗和礼节的遵循。县志对该县礼俗的记载有三十多页,涉及婚嫁、丧葬、出生寿庆、节庆时祭、忌讳及陋俗等方面。其中仅该县移民汉族人的婚俗规程就涉及“央媒”、“允亲”、“议聘”等十六项之多,丧葬规程达十三项。另外,据县志记载,该地人们还残存着“等郎媳”、“换头亲”、“姑表亲”、“叔嫂亲”、“卖寡妇”等陋俗。沐恩社区委员会主任 NP 说:

2016年中宣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提出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的必然要求,是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抓手。移风易俗这一点我特别认可,咱们的移民刚搬到这里来,很多陈规陋习,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不仅浪费了资源,也给自身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我们是不提倡的。

一方面是主流记忆试图扬弃移民的一部分民间社会记忆,而另一方面,一些移民也以不认同的态度试图与主流记忆“抗争”。以下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访谈案例:

老祖宗传下来的习惯你说咋能改!世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为啥换了地盘我们就要放下老祖宗定的规矩,偏要听新领导的。(访谈案例:NLT—20170608)

去年老马家生了双胞胎办了两次酒哩!我可是拿了两份(喜)钱的。别人家办寿宴、女儿出嫁、孙子考学都要请客,我给出去了那么多。明年我50岁,那肯定也要办席。不然给出去的钱咋收回了?(访谈案例:WH—20170607)

婚丧嫁娶摆摆宴席难道就真的有害而无一利吗?搬到这里来,串门一点也不方便。我们家和原来的邻居、亲人都聚得少了。平时没有什么事的话,我们是不常见面的。我就老盼望有亲戚结婚啊、办寿宴啊,这样大家又可以聚到一起了!(访谈案例:LPT—20170607)

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虽各持观点不一,但有一部分移民还是主张传承民间办酒上礼的记忆。一方面是维护传统农村社会的礼治秩序,一方面个体也遵循着经济利益的逻辑。在与主流记忆正面交锋的过程中,一部分移民很难去除自己的记忆而按照官方要求去建构新的记忆。

沐恩社区委员会工作人员 YZJ 如是说:

这里的移民普遍尊老爱幼,家庭也都比较和谐。对于管理者来说头疼的地方在于移民的文明行为欠缺,如一部分人生了病,也不去看医生,请村里有经验的人来看,尤其是妇女更不喜欢去公共医院。而且他们不愿遵守交通规则,出门不看红绿灯。再就是把社区当农村,垃圾随手乱扔,有的甚至从楼

上直接往下面扔垃圾!另外,移民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有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更倾向私下解决,寻找工作时,一般也不会主动要求和企业签合同。

以上呈现的移民行为无疑是其道德记忆的延续,其植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旧有秩序和礼俗。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道德记忆是重传统、关系和人情轻原则,重价值判断轻科学事实,重“人治”轻“法治”。而新的行为规范作为移民社区当下的主流记忆,是现代精神的产物,如何建立移民对社区主流记忆的认同并对移民的道德记忆进行重构,是从移民主体出发探索其社会适应的重要问题。

三、移民社会适应困境的化解

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由此可见,其所关注的集体记忆是和谐统一的。而在现实社会情境中可能并非如此。提出“反记忆”概念的福柯认为,“记忆在竞争中如此重要,如果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也就控制了他们的原动力。”^[11]主流文化往往控制着记忆资源,而对异文化、个人的、社会边缘群体的社会记忆则有选择性地加以控制。许多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的部分社会记忆会被控制,或是被要求接纳主流文化所给予的社会记忆。一旦移民的部分社会记忆被解构,那么迁入地的主流记忆是否能获得认同则成为重要问题。

至于社会记忆如何延伸和建构,保罗·康纳顿提出了纪念仪式与社会实践的理论。“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12]纪念仪式是操演性的,而操演又是身体性的,所以更为重要的是身体实践。康纳顿将其分为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体化实践通过亲身在场参与具体活动来传达信息,刻写实践通过记录来捕捉和保存信息。根据康纳顿的社会记忆传承与构造的思想,结合沐恩社区案例,笔者认为,需要通过重塑移民的仪式空间、刻写规则和体化实践,延伸与再造移民的社会记忆,以破解移民的社会适应困境。

1. 通过重塑仪式空间,延续人际关系记忆

为了重新连接起移民的情感纽带,沐恩社区采取还空间于民的方法,在社区内建造了1325平方米的便民公共基层服务活动中心,为移民社会活动

与交往搭建了平台。移民搬迁前的秦腔剧团、书法协会、社火队、眉户队及手工艺制作等团队得以重组,并以刺绣天天练、书画周周见、演出月月新、秦腔季季唱的频率进行着实践。移民的生活记忆在文化活动中得以复活,而被塑造的社区文化品牌也提升了移民的文化自信,照亮了移民的社会记忆。另外,正是这些“复兴”的文化活动,巩固和助推着移民的社交记忆。加入文化社团助推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互动,而哪怕是进入观众席的移民个体也进入了一个无处不充满互动的空间。“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本身就是群体成员之间以一定媒介和方式进行信息分享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形成对过去的共同定位和认知,业已形成的社会记忆又会通过社会交往而不断重温与强化”^[13],移民社交记忆的延伸空间在平面上得到扩展,在纵向上得到深化。

基于生活空间的重塑,“我们的身体以自己的风格重演过去形象,也可以借助继续表演某些技艺动作的能力,有效地保存过去。”^[12]对于移民来说,村落中的生活、生产格局有着较强的开放性,为他们的社会交往、文化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开放式场域。还原、重建移民的生活空间,有利于增进社区居民的文化归属感,从而建立对新社区的认同。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可以建立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创新文化服务供给,打造社区文化品牌。通过将社区文化资源整合,充分结合移民迁出地特点,考虑移民特色,因地制宜地对社区的物质文化资源、人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

2. 通过刻写规则实践,重塑移民习俗记忆

如果说社会记忆是一连串的事件,那么仪式操演就像一个载体,以一系列规则、制度化的形式,让社会记忆得以延伸。传统自然村落移民习得的规则适应于简单的社区结构与同质性强的群体,而搬迁到新的社区以后,移民对复杂社区规则的适应就需要社区管理组织工作的介入。移民仪式操演需要规制,一部分来自移民“约定俗成”的社会记忆,一部分则需要重新刻画及再实践。沐恩社区成立了自治区第一家移民社区党委,设便民、就业、文化3个功能型党支部。建立健全了党务政务财务公开制度、三会一课等制度,形成了上下联动、高效快捷的移民服务管理模式,以此带动新的移民社区意识的形成,使其作为“权力”和“集体框架”对个

体记忆“合力式”的统摄作用得以发挥。

移民的民间社会记忆与现代化社区意识存在部分冲突,主要体现在传统落后的文化不能适应先进的科学的理念。如沐恩社区移民浓厚的婚丧嫁娶铺张浪费的意识,安葬方式守旧,应对关系冲突表现过激等等。因此,沐恩社区刻画了一套新的规范,编写并宣传《移风易俗七字歌》,宣传赞扬尽孝行善、勤俭节约、讲究卫生的品德。成立社区红白理事会,免费向居民提供婚丧嫁娶服务,以破除移民传统婚丧嫁娶铺张浪费的陋习。通过“最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的社区评比实践,以树立和推广典型的方式弘扬讲究道德、诚实守信、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的家风家训,建构新的移民社会记忆。

要想维护社区良好秩序,使移民稳定安居,应从价值规范设立着手,将适应新时代和社会的道德文化观念、生活作风、法制观念等现代化理念在保持移民文化传统积极因子的基础上加以推广。一方面,可以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设立一套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使行为规范深入人心,如开展爱有特色的社区文化活动、进行生活道德风尚评比、树立模范典型等,可以提高社区成员的参与度,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帮助社区成员有效吸收、内化新的价值规范。

3. 通过倡导体化实践,建构移民生计记忆

对于移民个体来说,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来进行体化实践。一方面,沐恩社区通过延伸移民的社会记忆,激活移民的体化实践,唤醒他们对过去个体生活习惯与集体生活方式的记忆;另一方面对移民的生计能力进行提升,以强化新的生计实践。

社会记忆本身是在一个特定的集体框架中建构和存续的。新的社区需要良好的环境氛围以及榜样力量激活移民个体的内生动力。沐恩社区发挥了记忆优势资源——“优势手工业带动”及“榜样树立”的价值,推动移民社区社会记忆造血机能的形成。沐恩社区挖掘到刺绣是隆德县妇女移民普遍具备的技艺,在摸底、征求意见后,成立了新民绣坊。深入开展走访、调研,根据移民的社会记忆,帮助其选择合适的工种。成立新市民培训夜校,为移民提供技能培训、法律法规、文化教育、生活常识等知识普及,通过社会记忆的再造,更新移民的体化实践。

使移民生活有保障是移民搬迁安置的基本任务。而搬迁后的移民可能面临此前的生计记忆无法

适应和胜任新的工作方式。在此情形下,对移民生计能力的再造显得十分迫切。在对社区移民的需求及实际情况的把握下,针对不同需求和特长的移民,组织、开展相关的技能培训以及职业素养培训是提升社区移民生计能力的基础。另外,通过发挥记忆优势资源,树立移民中的“能人”标杆,也能带动移民生计能力的提升。

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其最终目的不是改变移民的旧有记忆和生活习惯,而是应试图挖掘移民记忆中的亮点,通过扩展移民社会交往和活动的空间延伸和再造社会记忆。再以正面的导向指引移民在学习与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对新记忆的认同。只有以认同为基础,移民的社会记忆才能加以延伸与再造,最终提升移民的社会适应力,达到稳定安居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 [1] 刘学敏. 西北地区生态移民的效果与问题探讨[J]. 中国农村经济, 2002(4): 51-52.
- [2] 郑瑞强, 王英, 张春美. 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扶持资源承接与政策优化[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4): 102.
- [3] 刘有安. 论移民文化适应的类型及心理变化特征——以新中国成立后迁入宁夏的外地汉族移民为例[J]. 思想战线, 2009(11): 24-26
- [4] 于存海. 论生态移民中的非制度社区整合策略[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5(5): 126-128.
- [5] 艾娟, 王新建. 集体记忆: 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J]. 新疆社会科学, 2011(2): 124.
- [6] 王汉生, 刘亚秋.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J]. 社会, 2006(3): 49.
- [7] 孙庆忠. 社会记忆与村落的价值[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9): 32.
-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6(3): 33.
- [9] 谷玉良, 江立华. 空间视角下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以山东枣庄市L村“村改居”为例[J]. 人文地理, 2015(4): 49.
- [10] 林聚任. 论社会关系重建在社会重建中的意义与途径[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5): 117.
- [11] 郑广怀. 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EB/OL]. (2011-03-13).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8238696/?type=like>.
- [12]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9.
- [13] 文军, 何威. 灾区重建过程中的社会记忆修复与重构——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增能服务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16(2): 181.